十八岁的爱情老师

　　在一中的校园里，你可以看到一个长发飘飘、身材修长的女学生，作为从小被娇惯的女孩，作为一中的“校花”，她快乐得如一只刚会飞的小鸟，她骄傲得如一只五彩的凤凰。但谁会想到，这单纯的快乐和骄傲却在读高三时消失得无影无踪——那年，她爱上了自己的语文老师。

　　那年她十八岁。她就是我。

　　在一中的校园里，你还可以看到一个瘦高的身影，他西装革履、风度翩翩；他连续两年获地区教坛新星冠军；他带的语文在连续几年考试中名列同类学校榜首；他还是一位颇有名气的自由撰稿人，小说、诗歌、散文频见报端。特让学生着迷的是，他那极富魅力的普通话。那声音仿佛一股磁力，渗入到你的心肺，挠着你的痒痒。我分外爱听爱看他朗读议论文或新闻稿，面色庄重、目光如炬，每字每句仿佛都立了起来，颇有中央电视台“冷面罗京”的风采。

　　那年他二十五岁，他就是林森。

　　一二年级的时候，我就很崇拜林老师，上了三年级，做了林老师的学生，我竟然把这种崇拜繁衍成对他狂热的爱。我喜欢上语文课，每天都急切盼望着他那飘逸身影的出现，如果哪天没有语文课，我就感觉缺少了什么，心里没着没落的。

　　我发觉自己无药可救地爱上林老师，是他去地区当普通话大赛评委的那几天。林老师走了，惆怅和失落一下子将我罩住，我的心仿佛也被他带走。我迷迷糊糊地跟同学们走进教室，却不知道老师讲的是什么。我脑子里全是林老师的影子，一会儿计算林老师到了什么地方，一会儿猜测他正做些什么，一会儿又担心他会不会出事，就这么痴痴迷迷地想，连老师叫我起来回答问题都浑然不知。

　　以后的几天几夜，我茶饭不思，仿佛大病一场。

　　林老师回来前的那个晚上，我悄悄踱到教学楼后面，痛苦地思索了一夜。我知道这场“师生恋”将要面临怎样的阻力，我甚至预感到结果可能是悲剧的，我推导了一个一个可怕的结果，一遍一遍告诫自己必须中断这份情感。但最终，所有决心和偶尔出现的理智都在疯狂的情感面前轰然倒塌。爱他，用生命去爱，用青春去爱！对，唱一出当代的梁山伯与祝英台，演一部中国版罗密欧与朱丽叶！当东方的曙光将朝霞染得微红时，一个坚决而大胆的决定也在我心头酿成：向林老师表达我的爱，就在下次见到他的那一刻。

　　那天晚自习，我没到班里去，我向班长谎称我病了。我知道林老师一定会来寝室看我的。果然，上课半个多小时后，脸上有几分倦意的林老师出现在我面前。他用关切的目光望着我，我莫名其妙抽泣起来，这让林老师不知所措。几分钟后，我突然站起身，低着头塞给他一封信，然后快速跑出了寝室。

　　那是一封浸满一位浪漫少女自尊、勇敢、狂热和莫名泪水的情书。

　　当天晚上，我好像真的病了，折腾到半夜，才迷迷糊糊睡着。我做了很多离奇古怪的梦，一会儿梦见林老师抖着我的情书讥讽着我，骂我小小年纪不知道害臊，一会儿又梦见林老师拉着我的手，望着我深情款款地说：“我爱你。”……

　　第二天的第一节课就是语文课。我坐在座位上，怀里像揣了个小兔子。我羞涩地等待着林老师爱的回应，我想，哪怕是他一个多情的眼神，我就会义无反顾地将自己全部身心在浪漫之火中烧成灰烬。

　　然而，那天走进教室的林老师一反常态、形象逆天！讲台上的林老师是一个陌生的邋遢汉子，皱巴巴的西服与紫红色的球衣配在一起，像锯条拉在瓦片上那么别扭，脚上是一双脏兮兮的白球鞋。

　　班里出奇的安静，几十双眼睛惊奇地瞪着林老师。

　　“俺们今天来上十八课。”林老师用方言开了腔。

　　笑声哄然而起，像是要掀掉屋顶。土得掉渣的“俺们”，从林老师的口中出来显得那么不协调。在我心目中，陈老师王老师李老师随便哪位老师都可以这么说，但林老师不可以，林老师，他才华横溢，他风度翩翩，他是骑士，是君子，他头发一丝不乱，目光炯炯，他是学者，是作家呀！窝囊和鄙俗怎么能属于他？

　　“笑什么家伙？有什么家伙值得笑的。”土语方言又起，“其实真正的林森就是这样的。”此言一出，班里笑声更响亮了。

　　林老师等大家稍微安静一些，接着往下说：“你们看到的林老师是讲台上的林老师，他被一团圣洁的光环罩着，为了与圣洁相匹配，他必须精心地包装自己，那个林老师是美化了的林森，而现在的林老师才是真正的林森呀！生活中的我常趿拉着拖鞋，蓬着头垢着面到处闲逛。我的嘴巴吞吐的不仅是知识，更多的是叼着烟卷，灌着烈酒，有时还粗话连天……”林老师的方言不知不觉又变回到抑扬顿挫的普通话，他加大音量问：“这样的人是骑士吗？是君子吗？生活就是生活，它不仅仅是朗诵啊！”林老师的目光似乎不经意地瞄了我一眼，我分明看出，那眼神里有善意的提醒，谆谆的期望，还有几丝歉意……

　　除了我，谁也不知道林老师为什么在那堂课上自毁形象。在被惊讶和笑声充溢着的课堂里，没有人注意到，他们的“校花”垂下了头，泪水滑过她通红的脸颊。从那节课后，十八岁的我痛苦而坚决地冷却了爱情之火，而且，我保留了自尊，除了林老师，没有人知道我曾经的疯狂行为……

　　一年后，我顺利地考入师范院校。三年级的时候，我听到林老师结婚的消息。新娘是一个粮站的职工。

　　一年前的某个黄昏，我碰巧遇到了林老师。当时他正被妻子拉着，漫步于似锦繁花处。他并没有蓬头垢面地趿拉着拖鞋，他依旧衣冠楚楚风度翩翩。只是，林老师和妻子轻声说笑时，从他口里讲出来的确确实实不是朗诵式的普通话。